

## 三彩风·文苑

## 渐行渐远

□珠帘听风

曾几何时,你渐行渐远,淡出了我的视线,被我淡忘在时光流转的缝隙里。曾几何时,你许久不曾闪亮的QQ头像,寂寥地沉睡在电脑屏幕一隅。偶尔,匆匆几句问候,便不再聊起,原来友情真的具有时效性,没有了孕育的花盆,剩下的便是各自茂盛。后来,你换了电话号码,从此我们便失联于茫茫人海中,无声无息,成为一个曾经熟悉的陌生人。

翻开电话簿,看着熟悉的号码,轻轻拨号,听到的只是一遍又一遍重复的机械女声,温软有礼,却是最没有人情味的提醒,提醒我和你已无法联系。原来不知何时,我们的友情就像树上的一片叶子,由绿转黄,继而凋零,随风飘落。

静时喜读书,尤喜诗歌。有次读到黄庭坚的《喝火令·见晚晴如旧》,心有戚戚,便低吟默念:“见晚晴如旧,交疏分已深。舞时歌处动人心。烟水数年魂梦,何处可追寻?昨夜灯前见,重题汉上襟。便愁云雨又难禁。晓也星稀,晓也月西沉,晓也雁行低度,不会寄芳音。”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,可我在读到最后几句的时候,突然莫名伤感,静默了许久,忍不住回忆。

往昔的繁华清晰如昨,如初见般静好,荡漾在时光的剪影里,驻足,回首,盘桓,不忍离去,如影子般触手可及。然而,当所有承载美好的幻梦远去,又见桃花,触景生情,却已物是人非,再多的留恋最终化为芳音无期,任思念都变成微尘。

常常会想,如果能有一架时空穿梭机,是不是可以回到过去,留住过往,留住那些不想忘却的事情,将时间碎片串在一起,供我们悉心收藏、慢品。

老朋友走了,远了,淡了,忘了;新朋友来了,近了,亲了,留了。原来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走了、近了的往复运动,一样的程序,一样的主角,不一样的只有心情,心情好坏,无关风月,只因有你。

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原来友情从来都在,只是从表入了心,扎了根,永不凋零。人生亦是如此,不管如何绚烂,最终都会归零,而那些美好的回忆永不消退,自始至终都在阐述,生命不在于形在于心。

原创首投 稿费从优  
zhout9461@163.com

(资料图片)



## 青山不寂寞

□王慧瑾

这就是伏牛山了。

山,绵延不绝,远望,真的像一头头水牛,静卧在那儿,它们琥珀般的眼睛,默默地注视着你,渴盼着你靠近它、欣赏它。

未经刀劈斧削,山势平缓柔和,看上去,伏牛山就像一个好脾气的姑娘。山上绿油油的,茂盛的林木覆盖着牛的脊背,就像牛妈妈给小牛们穿上了绿色毛衣。行于山中,车,变成了无桨的小船,一路荡过绿波。

山中有湖——玉马湖。玉盘一样的湖,就窝在山的臂弯里,湖水碧绿,湖面上映着深深浅浅的倒影。玉马湖,仿佛变成了一艘游艇,它邀了云,邀了山,邀了树,邀了亭,满载着它们的影子,就要起航。湖的四周都是山,车在山中左盘右转几十分钟,还是没能走出湖的怀抱。玉马湖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,在和你捉迷藏呢! 转弯,它不见了,再转弯,它露出半个身子,狡黠地冲你笑。山路十八弯,水伴山行,山解水意,山山水水,就像一对情深意切的情侣,形影不离。十八弯山路,左眼看山,右眼看水,身在“水绕青山山绕水,山浮绿水水浮山”的巨幅画卷中,你能不醉?

山中有潭。潭不大,清、静,潭底游着一两寸的鱼。坐在潭边,探脚入水,清清凉凉的,顿觉神清气爽。

山中有花。各种不知名的野花,散在草丛中,热热闹闹地开着,五颜六色,像彩色的星星,欢欢喜喜地冲你眨眼睛。山是坚硬的岩石山,倔强的野草扎根在石缝里,没料到,娇美的花儿也同样顽强地生长着。路边开着的,是虞美人,嫩嫩的叶子,花瓣薄如蝉翼。虞美人,她本该锦衣玉食,生活在富贵人家,或是在楚霸王的帐中翩翩起舞。现在,她被贬山中,像是流落民间的公主,布衣荆钗,却不掩国色天香。

山中有镇。镇极小,极秀气,三面环山,一面临水。几间客棧,几家山货店,几户人家。留宿客棧,推开窗,多情的青山,便迫不及待地撞进你的眼帘。山里人家,一样的房子,平台上有不耐寂寞的葡萄藤,像绿色的帘子。小院门口,花开得正好。花椒树不知道长了多少年,一树花椒,满院飘香。晚饭后,晚霞满天,老人躺在柳树下的躺椅上,摇着蒲扇,就要睡着了。几个孩子围在一起,说说笑笑地打着扑克。山里的光阴,就这样一日日缓缓地美好地流过。

不想归去,只想变成山中的一棵树,湖里的一条鱼,或者那河上的小桥,永驻山间。

青山不寂寞,有湖,有潭,有花,有镇,还有我相伴。

(请作者告知地址,以奉薄酬。)

## 岁月白发

□天涯明月心

雪发伴梳落成诗,暗生数载自心知。  
看朱成碧寻常去,笑唤娇女惜今时。

——题记

清晨,有风过北邙,姐姐在院子里洗衣服,我坐在马扎上喂小狗点点,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姐姐闲聊,有“小棉袄儿”相伴的时光美丽又安详。

“老妈,帮我拿一个衣架吧!”姐姐说。我应声进屋,拿出一个浅蓝色的递给她。姐姐接过去,却顺势拉住我的双手,用奇怪的眼神盯着我。我下意识地低头看看衣服,问她:“看啥呢?老妈身上有花?”姐姐不语,靠在我的肩膀上又看了一会儿,才幽幽地说:“老妈,你都有白头发了。你咋就老了呢?”我笑了:“傻丫头,还不是让你一声声老妈给叫的。”

说实话,我有三四个月没去染发了,好像对白发已经习惯。回首默算,我与白发结缘也有十余年了。

那年暮秋,因某些至今不愿提及的伤痛,我离家出走。一周后的清晨,对着镜子梳头发时,我倏然看

到头顶偏右侧的地方,一小撮白发露了出来,我的泪马上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

转眼十几年过去了,这期间染过多少次头发,我都不记得了。辗转在白发和染发之间,我哭过、笑过、累过、痛过……想起姐姐已经顺利读完大学,想起母亲身体尚好可以料理自己的生活,想起那些心绪流淌成的文字被文友赞过,想起去岁参加洛阳朗诵群时的激动,想起在微雨里相识的“草堂文友”……这一切都被白发记着,白发就是一部生命的史册。

而今,我安坐在蝉鸣声中,想为白发写一段文字,任盛夏离去秋风渐起。忽然想起和来兄的对话:“让白发自然呈现,提醒生命如花,有开有落。”是啊,花是主人,谁非过客?

而今,我徘徊在一首小诗里,想为白发理一下头绪,任雨飘梦浅,青丝飘落。其实,逝水东流,黄叶纷飞,这白发就是岁月;其实,淡看海天,且惜今日,这白发就是年华。